文藝報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2015年6月17日　星期三　每周一、三、五出版（今日八版）　67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876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刘奇葆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为人民创作　为人民歌唱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6月16日，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歌唱，推出更多悦耳动听的优秀音乐作品，用来源于人民的音乐回馈人民。

刘奇葆指出，音乐只有与人民同在，才能获得无穷的力量、焕发蓬勃的生机。广大音乐工作者要始终保持群众立场，使在基层实践、在人民中生活成为常态，更加自觉主动地写人民生活、唱人间欢乐。要把中国梦作为创作主题，把千千万万普通人追梦圆梦的思想情感转化为一个个生动乐段，让奋进中的人民从音乐中听到自己的心声。中华文化是中国音乐的底色，中国音乐要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彰显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同时积极借鉴各国音乐的优秀元素，带着独特面孔走向世界，个性鲜明地掀起“中国风”。

刘奇葆强调，广大音乐工作者要牢记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不懈追求德艺双馨的艺术人生，精心雕琢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用情用心打造更多音乐精品，用音乐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画家，行走在巴蜀大地上

□本报记者　明　江

这是一组让人吃惊的数据：从5月23日“大山大水·大美四川美术创作工程优秀作品展”暨“大美四川——全国美术作品邀请展”推出以来，短短十几天时间，观众人数就达到了9万人，媒体报道与网络搜索达到410多万条。每天开馆前，有上千名观众排着长队等候观展。由于反响热烈，为充分满足观众的观展需求，原来定于6月13日结束的画展延至23日，展览每周星期五、星期六延迟开放到晚上9点……这样的现象，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大美四川”的展览，为什么如此大受欢迎？这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省，四川的自然与人文魅力自古就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艺术大家。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现四川秀美山川、风土人情，2014年四川省文联推出了“大山大水·大美四川美术创作工程”，上千名四川美术工作者积极参与、精心准备、实地采风，在巴蜀大地上潜心创作了一批正能量的精品力作。

“大美四川——全国美术作品邀请展”启动于2012年初，由中国美协、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联、省文化厅共同举办，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了70多名实力派画家和青年美展获奖作者，先后分三批次深入四川各地采风创作。经过近两年精心准备，展览最终确定国画、油画、版画、水彩雕塑作品共180余件，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现代化建设和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成就，艺术地反映了当下四川的人文精神和时代风貌。

展览的大获成功，无疑来源于四川省内外上千名美术创作者深入生活、扎根生活的真情与激情。正是在一次次实地采风、潜心创作中，真实的山水之美与人情之美冲击着画家们的心灵，冲击着画家手中的笔墨——

画家程峰认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常态化，“常态化不是猎奇，不仅要记录动人的民俗风情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也要和基层群众交朋友，在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近年来程峰特别关注古镇文化及古镇写生，在创作中他发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画家，其作品往往朴素淡然、意韵深远。他把这归结为一句话：接地气，长灵气。

画家唐仁建2013年参加了四川省美协组织的甘孜藏区采风写生活动，来到了“最美村寨”和“美人谷”，重建后的美丽藏区和自信的人们深深打动了他，他选用了四川版画传统黑白木刻的艺术语言，选用三位姑娘在广阔原野晨曦梳妆的情景，象征新的、更加美好的一天才刚开始，这也是他对世世代代生活在四川的少数民族最美好的祝福和心愿。

在十度前往羌寨的过程中，画家赵建华笔下一张张以羌寨为主题的作品陆续完成。他说：“原本认为羌寨是首苍凉的歌，但却发现大山里的人们温暖了整个村寨，而我作为千年之后的一个翻唱者，演绎了上百遍，仍感觉未能唱出它的真实。”迄今为止，他仍未停止对羌寨的创作。

画家邓光源为创作消防题材作品，专程来到消防部队进行采风速写和拍摄。“看着他们远去的车影，听着促急的警报声，感觉到消防官兵可钦可佩的精神，激励我用真情去反映当代消防兵的风采。为了尽量做到画面中的完美性，把动态常态情态融入画作，让每一个细节都带着感情，我寂寞时常放着喜爱的歌曲鼓励自己。”

画家刘学伦的作品表现了宝兴县大溪乡一场喜筵的场景。他给自己定了两个原则，一是要真实再现灾后重建的实景，不夸张、不渲染，表现四川本土特色；二是以山水为背景，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尽量做到生动、真实。他认为，画家应该成为时代变化的见证人。

画家万山河去年秋天去了四川达古冰川，立即为这座“闪着银色光芒”的冰川所震撼。之后他一次次来到冰川，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凛冽的寒风，倾听冰川的声音。他领悟到，“手中之笔永远体会不尽其中的奥妙篇章，当动人的事物活生生地摆在面前，只能是深陷其中的折服与叹息。而画家此时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艺术记录下她的美丽和生命历程”。

画家周平看到了四川新都区二台子村镇的巨变，开始构思《蜀春风貌》的创作。“多年前我下乡到二台子的村镇，当时非常落后、贫穷，翠竹长大后，百姓为生计都砍去卖钱养家糊口用。只要遇到下雨季节就泥浆遍地、寸步难行。如今的二台子村镇在翠竹深处有高大的楼房、宽敞的乡村柏油路。我在作品中表现了优美的翠竹林下的百姓生活场景，用他们休闲的方式侧面反映他们生活的散淡、轻松、愉快与幸福。”

画家龚仁军为了创作《蜀南日记》，多次驱车数百公里到自贡、泸州和宜宾的古镇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往往一住就是一周或更长时间。这次作品相比以往风格更清新、简朴与单纯，他认为这正是从生活中采撷艺术素材、汲取创作营养的结果。

画家张跃进同样感恩大自然带来的灵感动力。他认为，当下是传统水墨山水向现代水墨山水的转换时期，将水墨的独特神韵与当下国人的社会审美心理相融，是当代水墨山水画家的历史使命。只有回归生活，艺术地提炼生活，才能解决这一时代命题。为此，他深入巴中地区、大渡河流经地区、自贡仙市镇等地采风写生。他说：“在领略古城古代建筑风采的同时，我仿佛看到了经典的古代建筑文化的实存物象，通过古今时空交替，找到了水墨山水创作的新意象、新空间。”

如今已70多岁的四川画家常棣还经常带学生前往汶川、理县附近的羌寨、藏寨写生。他多次到四川各类江河流域采风写生，创作了近十幅作品。他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但收集了当地的美景，与当地同行有了交流切磋的机会，更有了送文化到百姓家的机会。

在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活动的同时，四川省文联和美协开展的文艺惠民活动更是深受群众欢迎。作为四川美术馆馆长、四川省美协秘书长，画家梁时民先后组织省美协艺术家5次深入中江县集凤乡石垭子村进行采风写生，为村民们写春联、作画1000多件，并与当地小学制定了艺术新苗培养计划，定期带领省内美术家到该小学现场辅导学生。在乡村、厂矿、军营、学校、街道及社区，画家和书法家们走进百姓生活，现场书写春联、作画5000多件，捐赠书画作品1000多件。

画家姚叶红参加了一系列采风暨文化下乡活动，记忆最深的是到江油青莲乡的那天飘着雪，一大早赶到现场的书画家用冻红的手在临时搭建的画桌上迎雪作画，但画桌不够用，大家干脆采用合作创作的方式，顶着风雪为乡亲们创作了十几张满意的作品。

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蒋东生介绍说，四川省文联下一步将启动五大文艺创作工程：一是诗咏四川——书法创作工程；二是图说四川——摄影创作工程；三是人文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四是唱响四川——百姓最喜爱的歌曲音乐创作工作；五是塑造四川新形象——微电影工程。这五项工程的实施都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地采风、潜心创作，力争收到更好的效果。

此外，画家们为四川的大美山河及人文历史所感，纷纷写下了深情的写生日记和创作感言。这些生动而鲜活的采风心得和写生画、采风活动图片集结成的厚厚一大本《大美四川·全国美术作品邀请展文献》，记录了画家在采风中的所感所想与所悟，以及写生团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情景和体会。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寻找灵感

□莫　言

三十多年前，我初学写作时，为了寻找灵感，曾经多次深夜出门，沿着河堤，迎着月光，一直往前走，一直到金鸡报晓时才回家。

少年时我胆子很小，夜晚不敢出门，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往庄稼地里钻。别的孩子能割回家很多草，我却永远割不满筐子。母亲知道我胆小，曾经多次质问我：你到底怕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怕什么，但我就是怕。我一个人走路时总是感到后边有什么东西在跟踪我。我一个人到了庄稼地边上，总是感觉到随时都会有东西窜出来。我路过大树时，总感觉到大树上会突然跳下来什么东西。我路过坟墓时，总感觉到会有东西从里边跳出来。我看到河中的漩涡，总感觉到漩涡里隐藏着奇怪的东西……我对母亲说我的确不知道怕什么东西，但就是怕。母亲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怕人！毒蛇猛兽怕人，妖魔鬼怪也怕人。因此人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我相信母亲说的话是对的，但我还是怕。后来我当了兵，夜里站岗时，怀里抱着一支冲锋枪，弹夹里有三十发子弹，但我还是感到怕。我一个人站在哨位上，总感到脖子后边凉飕飕的，似乎有人对着我的脖子吹气。我猛地转回身，但什么也没有。

因为文学，我的胆子终于大了起来。有一年在家休假时，我睡到半夜，看到月光从窗棂射进来。我穿好衣服，悄悄地出了家门，沿着胡同，爬上河堤。明月当头，村子里一片宁静，河水银光闪闪，万籁俱寂。我走出村子，进入田野。左边是河水，右边是一片片的玉米和高粱。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个人醒着。我突然感到占了很大的便宜。我感到这辽阔的田野，这茂盛的庄稼，包括这浩瀚的天空和灿烂的月亮都是为我准备的。我感到我很伟大。我知道我的月夜孤行是为了文学，我知道一个文学家应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知道许多文学家都曾经干过常人不敢干或者不愿意干的事，我感到我的月夜孤行已经使我与凡夫俗子拉开了距离，当然，在常人的眼里，这很荒诞也很可笑。

我抬头望月亮，低头看小草，侧耳听河水。我钻进高粱地里听高粱生长的声音。我趴在地上，感受大地的颤动，嗅泥土的气味。我感到收获很大，但也不知道到底收获了什么。

我连续几次半夜外出，拂晓回家，父母和妻子当然知道，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只是有一次，我听到母亲对我妻子说，他从小胆小，天一黑就不敢出门，现在胆子大了。

我回答过很多次文学有什么作用的问题，但一直没想起我母亲的话，现在突然忆起来，那就赶快说：如果再有人问我文学有什么功能的问题，我就会回答他：文学使人胆大。

真正的胆大，其实也不是杀人不眨眼，其实也不是视死如归，其实也不是盗窃国库时面不改色心不跳，而是一种坚持独立思考、不随大流、不被舆论左右、敢于在良心的指引下说话、做事的精神。

在那些个月夜里，我自然没有找到什么灵感，但我体会了找灵感的感受。当然，那些月夜里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后来都成为了我的灵感的基础。

我第一次感受到灵感的袭来，是1984年冬天我写作《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一天早晨，在起床号没有吹响之前，我看到一片很大的萝卜地，萝卜地中间有一个草棚。红日初升，天地间一片辉煌。从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个身穿红衣的丰满女子走过来，她手里举着一柄鱼叉，鱼叉上叉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似乎还透着明的红萝卜……

这个梦境让我感到很激动。我坐下来奋笔疾书，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写出了初稿。当然，仅仅一个梦境还构不成一部小说。当然，这样的梦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跟我过去的生活有关，也跟我当时的生活有关。这个梦境，唤醒了我的记忆，我想起了少年时期在桥梁工地上给铁匠师傅当学徒的经历，我想起了因为拔了生产队一个红萝卜而被抓住在群众面前被批斗的沉痛往事。

写完《透明的红萝卜》不久，我从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面读到一段话：“一只壮硕的黑色秋田狗蹲在潭边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一幅生动的图画：街道上白雪皑皑，路边的水潭里，热气蒸腾，黑色的大狗伸出红色的舌头，“呱唧呱唧”地舔着热水。这段话不仅仅是一幅画面，也是一个旋律，是一个调门，是一个叙事的角度，是一部小说的开头。我马上就联想到了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于是就写出了：“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样一段话，这就是我最有名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的开篇。开篇几句话，确定了整部小说的调门，接下来的写作如水流淌，仿佛一切早就写好了，只需我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实际上，高密东北乡从来也没有什么“白色温驯的大狗”，它是川端康成的黑狗引发出的灵感的产物。

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去书店买书。有的书写得很差，但我还是买下。我的想法是，写得再差的书里，总是能找到一个好句子的，而一个好句子，很可能就会引发灵感，由此产生一部小说。

我也曾从报纸的新闻上获得过灵感，譬如：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就得益于山东某县发生的真实事件；而中篇小说《红蝗》的最初灵感，则是我的一个朋友所写的一条不实新闻。

我也从偶遇的事件中获得过灵感，譬如我在地铁站看到了一个妇女为双胞胎哺乳，由此而产生了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构思。我在庙宇里看到壁画上的六道轮回图，由此产生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的主题架构。

获得灵感的方式千奇百怪，因人而异，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像我当年那样夜半起身到田野里去寻找灵感，基本上是傻瓜行为——此事在我的故乡至今还被人笑谈。据说有一位立志写作的小伙子学我的样子，夜半起身去寻找灵感，险些被巡夜的人当小偷抓起来——这事本身也构成一篇小说了。

灵感这东西确实存在，但无论用什么方式获得的灵感，要成为一部作品，还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大量的材料。

灵感也不仅仅出现在作品的构思阶段，同样出现在写作的过程中，而这写作过程中的灵感，甚至更为重要。一个漂亮的句子，一句生动的对话，一个含意深长的细节，无不需要灵感光辉的照耀。

一部好的作品，必是被灵感之光笼罩着的作品。而一部平庸的作品，是缺少灵感的作品。我们祈求灵感来袭，就必须深入到生活里去。我们希望灵感频频降临，就要多读书多看报。我们希望灵感不断，就要像预防肥胖那样：“管住嘴，迈开腿”，从这个意义上说，夜半三更到田野里去奔跑也是不错的方法。

文艺观象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举办处级干部培训班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中国作协党组关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的部署，提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层干部的政治素质，提升采编工作水平和出版管理能力，更好地发挥出版集团所属报刊、出版社及网站在团结服务作家、打造精品力作、推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于6月10日至12日在京举办了处级干部培训班。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为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局处级干部和培训班学员讲了题为《以人民为中心，把好导向，严守阵地，努力开创文学出版工作新局面》的专题党课。何建明说，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对于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员领导干部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对于查摆纠正工作中不严不实的问题、推动文学新闻出版工作，对于建设一支自觉践行“三严三实”、爱岗敬业的干部队伍，都具有重要意义。出版集团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用好手中的社会公器、守好文学出版阵地，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多出精品多出名家贡献力量。

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崔道怡、徐文秀、胡平、李梅、李德成等专家围绕新时期好干部的素质要求、编辑出版的责任使命、出版工作者的文学修养、依法治国和守法自觉、人事干部政策解析等内容为学员作了精彩讲授。学员代表李东华、付秀莹、李宏伟、鲁太光、江岚、左昡等围绕落实“三严三实”要求、用好选稿权编发权、积极有为地做好编辑出版工作交流了体会与心得。何建明在培训班结束时与学员们进行了座谈，充分肯定了大家几天来认真学习、深入思考的成果，就学员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徐忠志对培训班作了小结。

专家研讨『刘震云与文学乡村的复活』

本报讯　6月11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腾讯文化主办的“刘震云与文学乡村的复活”高端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出席论坛，梁鸿鹰、张清华、李洱、陈福民、邵燕君、梁鸿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张旭东、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晓明主持。

阎晶明谈到，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曾说，“因为文字的难，学校的少，我们的作家里面，恐怕未必有村姑变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但中国新时期文学30多年来，恰恰相反，基本上都是村姑变成的才女和牧童化出的文豪，刘震云也是其中一分子，但他既有精英层面的内涵，又有北大中文系的符号，所以他在乡村和精英之间身份特别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他的小说创作，非常有价值。

大家在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刘震云在小说叙事上的探索，认为刘震云写出了“中国性”的某些特点。在中国乡村经历剧烈转型的当下，文学乡村正好有用武之地，我们所有破碎的经验、我们感受到的痛苦和难度都是文学家的战场，像刘震云这样孜孜不倦地书写难度的作家，正是难能可贵的。刘震云对中国乡村的叙述，充满了批判性眼光和人文主义关怀，在这方面非常自觉，同时刘震云是一位小说家当中的艺术家，不少作家是直接反映一个现实，但刘震云的小说往往有非常精妙的构思，他真正写出了历史变化中的“不变”，揭示了国民性当中的一些病灶，其小说在对沟通的焦虑中呈现了当代人的困境，也显示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信。

与会者还围绕刘震云的创作历程、重要作品及其风格特色，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与批评，并切入“日常生活”、“主体意识”、“本真性”、“活性论”、“中国性”等理论命题，进行了活跃的交流和认真的探讨，其中既有对刘震云创作的高度评价，也不乏尖锐真诚的批评意见，大家在互相交流与交锋中深化了对刘震云及当代中国文学的认识。

（李云雷）

新书贴

《丁玲传》

李向东　王增如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本书以翔实的笔触呈现丁玲的传奇人生，书中引用了大量书信、文件、讲话等第一手资料，深入探索丁玲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生动再现丁玲对理想矢志不移的执著追求，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丁玲的总结性著作，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最新成果。

责任编辑：王　觅　　新闻版电子邮箱：wybxinwen@sina.com